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六十三回 中奸計師徒落坑 試假癡和尚施法

話說濟公等一行人眾走出東門，見一帶樹林中黑暗異常。濟公一望，見有一人在那裡探頭探腦，屈指一算就知道，口中嚷道：「有奸細，拿奸細！」馬如飛抬頭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徒弟馮志堅。濟公拔步就趕，馮志堅撒腿就跑，後面一行人眾，見濟公往前一趕，也都趕上來。趕了有半里多路，眼見馮志堅上山坡一轉，就不見了。眾人也上山坡，濟公在前，馬如飛在後，江標同雷鳴、陳亮也一同趕著。方走到半山，忽濟公「啊喲」一聲，踏了一個空，就掉在陷坑裡了。馬如飛等四人雖然在後面，無奈跑得勢，一時收不住腳，「撲通撲通」，都掉了下去了。方才掉下去，兩面山凹之中轉出四五個人來，手拿鉤叉，一個個鉤起來綁好。馬如飛一瞧，就是王承恩、蘇蓮芳、馮志堅，還有個青面紅須，身穿灰青布英雄盔，頭繫軟巾，腳踏青緞薄底靴；一個黑臉長鬚，頭戴寶藍壯士巾，身穿藍綢子英雄盔，腰繫鵝黃絲鸞帶，足蹬薄底烏緞快靴，年紀都在四□左右，立於眾人面前，指揮捆縛。原來這兩個人都是王承恩的師弟，一個藍臉的叫妻子都，一個青臉的叫方倬橋。這兩個人，就在此山背後前後房居住，都有家眷兒子，家中也很可過去。只因都不習上，學了一身本領，即無所不為，暗裡入了小西天黨羽，在此山攔路搶劫，與劉香妙也至少要好。王承恩雖然也同他同師學習，因他不務正業，專一與綠林中人為友，奸搶擄掠，無所不為，所以不給他往來。自從被馬如飛在張公子宅中把他一搶白，他一氣就出來，心中想道：吾受了濟顛和尚這般的苦，正要報仇，不料馬如飛竟幫了他，把吾們趕散，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不成？正在那裡躊躇，見蘇蓮芳、馮志堅也從裡面出來了，三人都氣的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言語。倒是蘇蓮芳先開口說道：「吾們被他一趕，這和尚就難道放鬆他不成？」王承恩道：「他在這裡，諒想還要住上一二天，將來必要回到平望去的。吾有兩個師弟，在平望城東後住，極有本領，吾去合他入伙。他本是小西天的黨羽，與這和尚有冤仇，沒有不答應的。」蘇蓮芳道：「既有如此機會，吾們就此走罷。」於是三人就渡江走到這座金龍山來。

上了山坡，走到姜子都家中，剛正方倬橋也在那裡，三人上前見了禮，這才落座。姜子都一問來意，王承恩把以往從前之事說了一遍。方倬橋大怒道：「這和尚真可惡，他竟敢如此欺人，現在劉香妙被他捉去，生死存亡不可預卜，須先差個精細人去探探消息看。」說罷，就叫手下一個人名叫張筌，到張公子宅之左近，專一打聽和尚同馬如飛等去住消息及劉香妙如何發落；又叫妻子李氏過來，接蘇蓮芳到家住著。姜子都又叫廚房排酒，須臾，酒已排好，四人吃著談心。等到傍晚，那人回來，見和尚等一行兩人已渡江來，快要到了。當時依馮志堅的主意，就要報仇。王承恩道：「我們若要報仇，須得安排妥當方好動手。現在若同他對敵，只須被他念動真言，用手一指，就把我們給定住，豈不白白送了性命。依吾之見，現在探聽他到什麼地方去，我們候他出來，再行報仇也不遲哩。」馮志堅道：「對。」於是又叫姜子都另差一人跟著濟公，叫前差的人去張公子宅中探聽劉香妙的消息。

過了一夜，到明天午刻，忽張公子處探事人回來，說：「劉香妙於昨夜解往府中，今天早上，已被鎮江府請了王命正法了。」四人聞言，都嚇的目瞪口呆。蘇蓮芳剛正從姜子都家中走過來，一聞此信，放聲大哭，哭的死去活來，四人再三勸慰。

正在吵鬧之際，忽平望城內探事人回報，說：「昨天和尚同馬如飛渡過長江，直到平望縣，坐了一刻，就出城去把強盜頭兒江標招降，喝散眾人，一同進城。不到片刻，就有鎮江張宅家人來請他到張大人行轅中去，不知為著何事。現在這家人已先走，從此經過，他們吃好酒，也要走了。」姜子都聞言道：「他到張大人行轅中去，必要經過這裡的。我在前山坡掘下陷井，平日專隔過往客商，待他掉下去，我就派人把他鉤起來，結果他性命，取他財物。現在他既從此經過，只須派個人去引他一引，等他一趕，就好把他掉下去了，但不知那一位敢去？」馮志堅道：「我去罷。」說著，往外就走。走到林子一等，蘇蓮芳、姜子都、方倬橋、王承恩也帶著許多鉤手，手中各帶著兵器走近前來，彼此呼哨一聲，暗中打了個照會，眼見都藏在山凹裡去了。

不到片刻，就見和尚帶著四個人遠遠走來，腳步歪斜，像喝醉酒一般。看看走的切近，馮志堅故意從林子裡探出頭來一望，使他瞧見，果然濟公一喊，撒腿就追。馮志堅一轉，方進山凹，就聽「撲通撲通」的亂響，知已中計，大眾忙搶出來，把鉤叉搭起，一個個捆縛起來。馬如飛雖被捆著，還是破口大罵；雷鳴、陳亮、江標，也是咕嚕咕嚕的直嚷；惟有濟公只閉著兩眼不言語。眾人上前一瞧，見他已是氣息奄奄，像將死的人一樣，大家笑說道：「和尚是沒用的，已跌死過去了。」馬如飛一想：真詫異，怎麼濟公如此本領，連一跌也跌不起？雷鳴、陳亮就從眼中掉下淚來。須臾大眾檢點人數，一共三□五人，只有三□四個，點來點去，總缺一人。大家詫異不了，只得抗著五人回到家中。

一進門，就見一個窮和尚坐著，給方倬橋妻子李氏正談的熱鬧。方倬橋一瞧，頓時怒從心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就拔出腰刀，惡狠狠的對著濟公就是一刀。和尚哈哈一笑，把身子一閃，口中喝道：「踏破鐵鞋沒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念罷，用手一指，念動六字真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！」霎時，三□餘人一字兒排開，站在那裡，不言不動。和尚一回身，又把李氏定住，這才走近前去，先把馬如飛的縛解了，又解去雷鳴、陳亮、江標的縛。雷鳴見那個捆著的假師父不動了，過去一瞧，原來是個俗家人，戴著師父的破增幅，忙除下來，遞給濟公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方才用什麼法術，把這人代掉下去，自己能脫身跑來？」濟公笑道：「我是真掉下去的。他鉤我起來，我就除自己的帽兒戴在這個人頭上，用一個金蟬脫殼法隱身逃去。眾人這才把他捆起來，大約縛得太緊了些，竟把他捆死了。但此人是個忤逆子，又是綠林惡黨，平素最凶狠，死了也不罪過。」說罷，走到眾人面前，一個個給他相了一相。馬如飛是恨極了，恨不得一刀一個殺宗。他問道：「師傅，這些人留在世間，將來必遭後患，不如把他一並殺盡，斬草除根，省得受害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三□五個人中，有□二個日下還有活命，不該死，我先把他們提出去；把那些該死的提他到院中，一把火連房屋都燒了罷。」馬如飛聞言，點頭稱是。

濟公這才用手一指，只見蘇蓮芳、馮志堅、王承恩，同方倬橋的妻子李氏，又有他們手下的八個人，陸續走到外面，仍立著不動；餘外的都跑進屋中，立的立著，坐的坐著，躺的躺著，都像死人一般，一些兒也不動。濟公就對雷鳴道：「徒弟，你到後面柴房裡去放起一把火來，早早送他到閻王殿上去罷，省得他脫了死的時候。」雷鳴領命，就走到後面放火。濟公見人雖起來，風力不大，恐怕他燒不了，即時念了幾句真言道：「天生風，風生火；火趁風，風送火。風大火大，火風大火。」方才念罷，果然霎時間狂風大作，火趁風威，風趁火勢，轟轟烈烈，不一刻就把□餘間草屋燒盡，二□餘個強徒燒死，眾人瞧著，也覺悽慘。

燒罷，馬如飛又對濟公道：「濟師傅，你把這幾個人提在外面，如何處置呀？」濟公道：「你不必費心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說罷，又用手一指，這□二個人立時跟著就走。走到一條山澗，下面一望，竟有數百丈的深。濟公又對眾人用手一指，只見這□二人，如受了軍中將令、皇帝旨意一般，一個個從山澗邊上下去，走下□餘丈，這才各人尋了一塊凸出來的石頭坐。眾人一看如此危險，沒一個不吐出舌頭來。馬如飛也嚇的變色道：「師傅，他們下去了，如何上來呀？倘一失足，一落千丈，粉骨碎身，真是惡作劇了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他的命不該絕，自有救星來救他的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如何救他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只須把繩頭放下去，叫他拖了，拉他上來，就救了起來了。」說罷，一行人這才夠奔行轅來。

將到切近，只見一人飛也似的往東跑來，與濟公碰了個滿懷。那人惶恐道：「師傅莫要作難我，我是因為被家中癡媳婦趕的緊，奔得忙，碰了你老人家一下。還望師傅看在佛面，大發慈悲，饒了我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能！你既碰了我，必得叫你癡媳婦來給我和尚磕個頭，下了我的氣，我才放你走。」那人發急道：「師傅不放我，被我癡媳婦趕來，我的性命就要不保了，師傅就饒了我罷！」濟公道：「不能！不得你癡媳婦來，我斷不放你。」說罷未畢，那人望西一指道：「你看，來了！」濟公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女人，穿著件男衣裳，赤著足，披著發，滿臉油泥，狠命的趕來。來得切近，濟公用手一托，說道：「好乖乖，來得好！」那癡婦人倒像吃一大驚的形容。濟公走上前去，抱住那婦人道：「我同你一樣打扮，倒是一對好夫妻。來來來，我給你兩個人到寺裡去，一塊兒過好日子罷！」那婦人聞聽，對著濟公唾了一口道：「你這和尚真可惡！竟敢惹起我來了。」說罷，又伸手望濟公打

來。濟公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原來不癡，我是試試你罷了。」又回頭對那漢子道：「他是假癡，我已試明白了，你好好同他回去罷。」說還未畢，又見東首趕來一個人，手擎寶劍，要殺濟公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